

The Expanding Boundar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Seen from Outside: The Origin and Critique of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Framework

Jin Jin

Abstract: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Shih Shu-mei, David Wang and Jing Tsu have actively promoted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named the Sinophone Studies. From its conception to its thriving today, the Sinophone framework has generated a myriad of vibrant and heated debates in academia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he term "Sinophone" was coined in 2004 by Shih Shu-mei,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er view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of "removal of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China," "Malaysian Sinophone literature," "Sinophone family of thre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Continental colonialism, settlement colonialism, and general immigration/migration," and "Sinophone family empire." She has thus completed the so-called theory. However, when Shih rigidly copied Foucault's and Said's "post-colonial theory" into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ll kinds of dislocations appeared in her expositions, and this shows the drawbacks of having a theory lead the way. Professor David Wang also used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family literature," but he emphasized that the "Sinophone family literature" goes beyond the self-limi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emphasizes an inclusive literary territory. In his view, "Sinophone family literature" broadly refer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Chinese Mainland, that is, in Taiwan, Hong Kong, Maca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it is, more broadly, a collective term for the speech and writing of ethnic Chines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various other user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way,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has gained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inological circles. While David Wang and Shih Shu-mei were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fessor Jing Tsu also extended his research into the periphery of literature such as phonology, orthography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This research method helped to free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from the trap of ideology and especially freed Taiwanese scholars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the restric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t made a breakthrough in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f Sinophone family literature. In ligh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it is crucial for us Mainland scholars to clarify the genealogy of the academic term "Sinophone famil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and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various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David Wang, Shih Shu-mei and Jing Tsu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inophone family" theory and tell apart its insights from prejudice, or, essence from dregs. By doing so, we can enrich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Sinology,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 and Western Sinology researchers.

Keywords: Sinophone studies, Shih Shu-mei, David Wang, Jing Tsu, prejudices and insights

Author: Jin Jin received his master's in 2004 fro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his Ph.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2007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taught at Tukun Raman University in Malaysia, Taiwan Donghua University and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Since 2016, he has been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e also is deputy editor of *Nanyang Journal*.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Legitimacy Argumen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Bounda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ld War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mily*.



域外視野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疆界拓展 ——“華語語系(文學)”理論的溯源與批評

金進



[摘要]近二十年來，在王德威、史書美、石靜遠等海外中國學者的倡導下，“華語語系(文學)”從概念醞釀到今天的衆聲喧嘩，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和熱議。“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詞，是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於2004年撰文創造的。她的“華語語系文學”一說，先後經歷了“去中國中心”“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大陸性的殖民主義、定居性的殖民主義、一般性的移民/遷徙三種歷史進程中的華語語系”“華語語系帝國”等階段，從而完成了所謂的理論建構。但是，當史書美將福柯、薩義德的“後殖民理論”生搬硬套在中國文學或者海外華人文學領域時，就使她的論述出現了種種錯位，暴露出理論先行的弊端。王德威教授雖然也在使用“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但他強調的是“華語語系文學”超越“華文文學”的自我設限，強調兼容並蓄的文學大版圖。在他看來，“華語語系文學”是泛指中國大陸以外的臺港澳地區、東南亞國家、歐美澳等地的華人社群，以及更廣義的世界各地華裔或華語使用者的言說、書寫總和。這樣一來，就在理論與文學史的結合上，得到了中西方漢學界的認同。在王德威、史書美拓展文學疆域的進程中，石靜遠教授還將研究觸角伸入到文學的周邊，如語言、文字、傳播工具等範圍裏。這種研究方法，使得陷於意識形態之圈的華語語系文學研究，擺脫了臺灣地區學者被“文化臺獨”思維限制的研究困境，在拓展華語語系文學研究視野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來看，大陸學術界既需要對“華語語系”術語的來龍去脈進行學理性梳理和瞭解，也需要對王德威、史書美、石靜遠以及其他相關海內外學者的生活經歷和學術背景進行分析，還原“華語語系”的理論建構過程，從而進一步剖析該術語中的偏見與洞見、糟粕與精華，最終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對西方漢學的理解，豐富對現代文學內涵和外延的認識，建立一種中國現代文學學界與西方漢學研究界之間彼此關聯和互相建構的良性關係。

[關鍵詞] 華語語系 史書美 王德威 石靜遠 偏見與洞見

[作者簡介] 金進，2004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07年在華東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拉曼大學、臺灣東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2016年起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南洋學報》副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革命歷史的合法性論證》《中國現代文學的疆界》《馬華文學》《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等。

2007年，北美漢學界的史書美 (Shu-mei Shih)、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教授在哈佛大學合辦的“全球化的中國現代文學：華語語系與離散寫作”國際研討會上，正式將“華語語系”(Sinophone) 這個學術新詞推到前臺。十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大陸文學與海外華人文學的關係，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熱點問題；由此，“華語語系文學”也成為海內外現代文學研究界中頗具影響力和爭議性學科術語。除了史書美、王德威外，還有他們的學生輩學者，如石靜遠（耶魯大學）、羅鵬（杜克大學）、貝納子（南加州大學）、白安卓（康奈爾大學）、陳榮強（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古艾玲（奧勒岡大學）、蔡建鑫（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高嘉謙（臺灣大學）；還有呼應他們的學界朋友，如中國臺灣地區的張錦忠（臺灣中山大學）、黃錦樹（臺灣國際暨南大學）、林建國（臺灣交通大學）、陳大為（臺北大學）、鍾怡雯（元智大學），以及新、馬地區的容世誠（新加坡國立大學）、金進（新加坡國立大學）、游俊豪（南洋理工大學）、許維賢（南洋理工大學）、魏月萍（南洋理工大學）、陳志銳（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潘碧華（馬來亞大學）、林春美（博特拉大學）、莊華興（博特拉大學）等人。在這些學者的持續推動下，使得“華語語系”成為近年來海內外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要術語。^①

一 “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緣起

“華語語系”概念是史書美在2004年正式撰文創造的。當時，她的“去中心”意識還停留在整合中國大陸之外的華語文學，以區別於中國大陸文學階段。由於不那麼自信，所以，她祇是在該論文的尾註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來對“華語語系文學”內涵進行定義：

“華語語系文學”指的中國大陸之外不同地區的華人用華文創作的作品。“華語語系文學”區別於“中國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最大的創作量在臺灣和九七回歸前的香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的東南亞各地也有着很多旺盛的華語語系文學傳統和實踐。大量的以華文創作的作家分佈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華語語系文學”這個詞的創造是必須的，它將對發表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被疏忽和邊緣化的現實進行改變，同時也將改變中國大陸文學史中所出現的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專斷化和建制化狀況。^②

就史書美的人生經歷、學術經歷而言，有兩個特點值得人們注意：其一，她屬於離散華人群體。祖籍山東，1961年出生於韓國堤川，在首爾長大，上的是華文學校，直到1978年赴臺灣師範大學就讀英語系時，其身份還是“中華民國”僑民。因此，中國對她而言，祇是一種文化中國的符號。就個人情感來說，作為海外華人第二代，她對祖居地並沒有多少情感。之後，她赴美國攻讀研究生學位，並定居美國。由於她一直處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狀態，使得她對“離散/反離散”“中心/邊緣”有着獨特的感受。其二，她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李歐施 (Françoise Lionnet) 合作進行研究。李歐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毛里求斯曾是法國、英國的殖民地。李歐施做的是法語語系和法國研究，史書美是做中國研究和亞美研究，她們合作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這一合作，直接影響着史書美後期的學術思路。

① 他們的師承關係是：石靜遠、古艾玲是李歐梵的學生，不過古艾玲也跟王德威學習過。羅鵬、白安卓是王德威的學生。貝納子是史書美的學生。陳榮強是徐鋼的學生，而徐鋼又是王德威的學生。另外，從王德威在《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臺灣中山大學文學系，2015)一書的“徵引文獻”看，所開列的“華語語系(文學)”代表性著作有：(1)[美]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2)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臺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3)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4)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5)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6)E.K. Tan.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NY: Cambria Press, 2013)。(7)Alison M. Gropp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NY: Cambria Press, 2013)。(8) [美]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9)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10)金進：《馬華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②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January 2004), 29.

在2007年12月的“全球化的中國現代文學：華語語系與離散寫作”國際研討會上，史書美提交了《反離散：作為華語語系的文化生產地》的論文，其主要觀點是對“華人離散”提出質疑。第一，明確她的“反離散”立場，強調“‘根源’的觀念在此看為是在地的而非祖傳的，‘流’則理解為對於家園更為靈活的理解，而非流浪或無家可歸。……把‘家園’與‘根源’分開，是認識到在特定的時間和地緣空間，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而認同當地，這種生活是絕對必需的。把家園與居住地聯繫起來是在地選擇的政治參與，是重倫理的表現。而那些懷鄉癖、中間人、第一代移民所聲稱的沒有歸屬感，時常是一種孤芳自賞，很大程度上沒有意識到他們強烈的保守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①。這一論述，就對海外華人的懷鄉情結做了解構。第二，強調“華語語系”是一種超越國族邊界的批評方法，認為“華語語系群體超越了國族邊界，在面對他們原出國和定居國時，都可以持一種批評立場。在祖居之地和當地這二者之間，不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對移民及其後代的福祉顯然是有害的”^②。由此，她提出用“華語語系”對“國家主義”立場進行超越，強調一種多元協商的、多維批評的可能性。

史書美關於“華語語系”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是2008年提交給“第五屆馬來西亞國際漢學研討會”的論文《什麼是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學？》。她將“講英語的”（Anglophone）加勒比文學的論述方式套用於東南亞華人文學，認為東南亞華人文學就是“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要體現。在這篇論文中，她第一次提出了“去漢族中心、去中國中心”，試圖改變“中國中心”的傳統歷史觀，並將華語語系研究建立在所謂的三種不同殖民歷史進程之上〔“大陸性的殖民主義”（Continental Colonialism）、“定居性的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一般性的移民/遷徙”〕。她自以為從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的中國性（與中國的關係）、本土性（與本土各大族群）的關係中，找到了印證自己“定居性的殖民主義”的華人版例子。但是，這種論證方式引發了學術界的爭議與批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游俊豪指出，史書美罔顧歷史事實，“將馬來西亞華人放置在定居者殖民主義的進程，是對華人移民脈絡的一種誤讀。……華人抵達東南亞，實際是移民到歐洲的殖民地裏去。即使是考量到文化殖民主義的可能性，其理論也難以成立。中國文化的傳播，在華人移民當中並不帶有強迫性，華人移民其實就是這種文化的載體。”^③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也直言：“史書美的政治立場和文化態度，在她的學術論述中留下了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迹，使得她經由對‘華語語系’的定義，完成了對‘離散中國人’的拆解，實現了對‘本質主義’的‘中國中心’的反抗與解構，並建構起排除‘中國大陸主流文學’的‘華語語系文學’。”^④

如果說將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納入到華語語系文學譜系的時候，有套用“講英語的”嫌疑的話，那麼之後的史書美，又將美國新清史研究中的一些觀點填充到“華語語系”概念中，更是有矮人看戲之虞了。她在2011年發表的專文《“華語語系”之概念》寫道：“雖然不可否認，在清帝國的歷史上有一段承載受難者經歷的時期，但中國受西方帝國欺凌，幾乎可稱為受難情結論有效地錯置自身缺乏內省的民族主義……”^⑤從這一表述看，她明顯是生搬硬套了哈佛燕京學社教授歐立德的觀點。史書美還寫道：“不同於現代歐洲帝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清代中國的殖民地位居內陸，屬於所謂的‘大陸殖民’。近十五年來，在美國的中國史學家對清帝國（1644—1911）的歷史與特性考察及分析時進行理論性耙梳，將其定義為一個內陸亞洲帝國，此史學觀點被稱為‘新清史’。……此縱深的歷史觀點對我們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國有重大啓

①②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38, 39.

③ [馬]游俊豪：“馬華文學的族群性：研究領域的建構與誤區”，《外國文學研究》2（2010）：65。關於這一點，史書美在與筆者筆談過程中，認為游俊豪誤讀了她對馬來西亞定居殖民的討論。她認為，祇有在特定的情況下，如蘭芳共和國，馬來西亞的華人纔形成定居殖民。身為少數，不符合定居殖民的定義。

④ 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文藝研究》11（2015）：54。

⑤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3 (May 2011): 711.

示。”^①史書美把自己的研究直通到“新清史”，再一次讓人們感受到她的“去中心化”傾向。

二 王德威對“華語語系文學”理論的改造與深化

如果說在“華語語系”的理論建構上，史書美堅持一種“去中心化”的批判姿態的話，那麼，王德威在使用“華語語系文學”概念時，則強調“華語語系文學”超越“華文文學”的自我設限，強調兼容並蓄的文學大版圖。在他看來，“華語語系文學”泛指中國大陸以外的臺港澳地區、東南亞、歐美澳等地的華人社群，以及更廣義的世界各地華裔或華語使用者的言說、書寫總和。“‘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可以譯為‘華文文學’，但這樣的譯法對識者也就無足可觀。長久以來，我們已經慣用華文文學指稱廣義的中文書寫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大陸中國為中心所輻射而出的域外文學的總稱。由是延伸，乃有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臺港、星馬、離散華文文學之說。相對於中國文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成為不言自明的隱喻。……‘華語語系文學’因此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文學的翻版。它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②

在出生於中國臺灣這一點上，王德威與史書美有些類似；在“中國”“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等名詞的使用上，自身的“邊緣”身份讓他們敏感於所有的“邊緣”事務。例如，“我與這個學生的經歷也許可作為我們重新思考邊緣政治與邊緣詩學的起點。我支持這位學生關注大陸女作家被邊緣化的事實……她力圖推翻現代中國文學中的男性中心神話。但對‘大陸’中心的政治神話卻似乎無動於衷。”^③從這一段二十年前的論文片段來看，在學術生涯裏，王德威與史書美有着相同的中心/邊緣的感受。一方面，他認同史書美關於華語因移民的流動擴散形成的“多音”(polyphonic)、“多字”(polyscriptic)的混雜與在地化現象，藉此強調“語系”的特質，同時批判漢語中心主義；而另一方面，他們都強調“華語語系”中的對話關係，包括海外華文和中國大陸文學，甚至中國大陸內部的漢族與非漢族文學，達到一種衆聲喧“華”的多元局面。

王德威曾自言：“‘華語語系’一詞則是出自我的中譯。‘語系’在語言學研究有嚴格定義，但此處必須以廣義的詮釋視之。”^④因此，他使用的“華語語系”概念比史書美的更有包容性。這些年來，王德威的《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⑤《文學地理與國族想象：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⑥《“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⑦《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⑧等論文對“華語語系”都有着重要的闡釋，後面三篇還被結集為《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實踐和建構了自己的“華語語系”理論。

王德威與史書美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論述的最大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王德威認為，中國是一個現實和歷史文化的綜合體，“華語語系”有着不同於其他語系的自身特點，不能簡單地套用“後殖民理論”來刻板對待。對於海外華人歷史，王德威受王賡武的影響頗大。王賡武認為，“單一的‘華人’一詞可能越來越難於表達日益多元的現實。我們需要更多的詞，每個詞需要形容詞來修飾和確認我們描繪的對象。我們需要它們來捕捉如今可以看到的數以百計的華人社群的豐富性和多樣性”^⑨。這種多元的看法，啓發着王德威提出華語語系的“三民

^①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3 (May 2011): 713.

^② [美]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象”，《聯合報》(臺灣) 2006-07-08、2006-07-09。

^③ [美]王德威：《世紀末的華麗——臺灣·女作家·世紀末·邊緣詩學》，陳平原、陳國球主編：《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2輯，第263—265頁。當時王德威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副教授，他的兩大文學觀點——“華語語系文學”“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傳統”還沒有成型。

^④ [美]王德威：“序言”，《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第ii頁。

^⑤ 2012年10月28日在新加坡報業中心禮堂的演講，後發表在《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1期。

^⑥ 先後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臺灣) 2012年第22期、《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3期。

^⑦ 提交給2013年12月的“衆聲喧‘華’：華語文學的想像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於《華文文學》2014年第3期。

^⑧ 發表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6年第1期。這篇論文，是筆者推薦給該刊主編李良教授的。

主義”^②，即“移民”“夷民”“遺民/後遺民”。“移民”是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人；“夷民”是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權力的人；“遺民”是逆天命、棄天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黍離之思的人；“後遺民”指的是遺民們“無中生有”地重構“我們回不去了”的中國想象和實踐。在王德威眼裏，華語文學地圖如此龐大，不能僅以“流放”“離散”來概括其坐標點；因此，“華語語系文學”論述是一次命名的理論嘗試。

其次，王德威認為，“華語語系”承接的是“文化中國”的理念。海外華語文學的出現，與其說是宗主國強大勢力的介入，不如說是在地居民有意無意地繼續了華族文化傳承的觀念，延伸以華語文學符號的創作形式。“華語語系文學”力圖從語言出發，探討華語寫作與中國主流話語合縱連橫的龐雜體系。王德威對華語文學最開始有着“全球華文文學”(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③式的包容，這種包容在他的“華語語系”論述中一以貫之。他反對史書美、石靜遠的看法，認為前者強調中國境外的華人社群，以及中國境內少數族群以中文創作的文學，並有意以華語語系文學挑戰中國大陸文學的霸權；而後者提出“語言（和政治）對立表相下，協商總已若隱若現地進行；所謂的‘母語’言說、書寫即使國家文學成為可能，卻也暴露其理念上造作”^④，這種解構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會消解到華文文學的。他主張，“華語語系”研究者如果真想發揮這一方法的批判力，藉以改變目前中國文學史封閉的範式，就必須將研究範圍從海外擴大到中國本土，必須同時在中國文學（和領土）以內思考華語文學背後關聯的政治文化、社會文學以及情感書寫，而不是站在簡單化的對立立場，批判中國國家、文學、語言霸權，這祇會陷入“冷戰”思維的窠臼。

縱觀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會發現，他倡導的是“多元文化”的思維方式。這種“華語語系文學”旨在反映華文文學衆聲喧嘩的歷史與現狀，反對獨尊漢語書寫，反對尋根、歸根這樣的單向運動軌道。他認為，世界各地華族子民以漢字來書寫，作為族裔，未必是政權傳承的標誌，而漢語文學在國家主義的大旗下，如果過於追求大同世界的願景，也就遮蔽掉了美國哈金《自由生活》、中國香港陳冠中《盛世》、中國臺灣舞鶴《亂迷》等作品。“華語語系觀點的介入是擴大中國現代文學範疇的嘗試。‘華語語系’所投射的地圖空間不必與現存以國家地理為基礎的‘中國’相抵牾，而是力求增益它的豐富性。當代批評家們扛着‘邊緣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全球語境’‘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等大旗，頭頭是道地進行宏大論述，卻同時又對中國現代性和歷史性的繁複線索和非主流形式視而不見，這難道不正是一個悖論嗎？”^⑤其中所倡導的“擴大中國現代文學範疇的嘗試”，道出了王德威關於華語語系文學深沉的期許。

三 馬裔旅臺學者的發揮和石靜遠的新探索

王德威、史書美對“華語語系文學”理論的探索，在馬裔臺灣作家、批評家群體中受到推崇；兩人也對馬華文學及馬華歷史也特別感興趣，他們評論的對象包括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的小說，陳大為的詩歌，鍾怡雯的散文，還有張錦忠、林建國的文學批評，李有成、李永平、胡金倫的文學編輯活動等等，雙方形成了非常融洽的學術互動關係。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英文翻譯的用詞差異、個人學術背景的理論差異之外，故鄉是中國臺灣的馬來西亞華人學者對王德威、史書美學術觀點的過度闡釋和播散效果，使得兩位漢學家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褒貶不一。例如，張錦忠曾這樣敘說“華語語系文學”的範圍：“儘管中國學術界早已以‘華文文學’稱之，中國既

① [美]王賡武：“單一的華人散居者？”，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02），第19頁。

② [美]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華文文學》3 (2014) : 13。

③ Tsu, Jing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rill Press, 2010).

④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p16-17.

⑤ [美]王德威：“序言：‘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待出版），第29頁。在此，向王教授表示感謝。

以‘海外’或‘世界’的空泛空間概念將‘華文文學’‘包括在外’，另一方面又將之‘包括在內’，收編之為‘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境內建制化這方面的研究，或收編如中國文學典律。最近的例子為《中國新詩百年大典》。職是之故，王德威與史書美等人提倡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實有其必要，也契合此歷史時機。”^①這明顯看出，他將“中國大陸”排斥在外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其實，“包括在外”在學術空間上有它的特定內涵，而以此說“臺港澳文學”是被“收編”則謬矣。因為，“一個中國”是包括臺港澳地區的，況且港澳地區早已回歸祖國，這些都是深受“文化臺獨”影響的學者必須面對的。再如，與王德威相比，史書美的一些重要論文，祇要經過某些臺灣學者或者學術後輩的翻譯，立刻變得具有政治攻擊性，其論述中的“去中心化”努力，就給人感覺有“去中國化”的色彩。

除了王、史兩位漢學家的論述外，任教於耶魯大學的石靜遠對“華語語系”的探索也值得注意。石靜遠出生於中國臺灣，從小移民美國，比起王德威、史書美來，她更稱得上是華裔美國學者。她與史書美一樣，也關注海外華人社團的身份認同問題，也承認在中國境內境外的華語社會，因為政治體系不同，文化差異因為時間的流變而日益明顯。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麼立場上仍然有形成語言共同體的可能？而在這一點上，她更強調語言一直在變化，強調語言（語系）本身成長的過程和達到的言說效果，而在這個過程中，語言（語系）充滿着流動性和變動性，也讓人們可以從語言的溝通、流動、翻譯、發明等角度去思考語言與文學的關係。

石靜遠拋開對具體文學作品和文學史的考量，從解構主義立場出發，從科技與文學、政治與文學、語言與文學等新角度尋找圍繞在文學之外的政治、科技、權力等制約因素，其代表作是《中國離散境遇裏的聲音和書寫》(*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在這本著作中，“石靜遠在考察現代漢語（國語）的歷史形成時，特別注意研究華語語系文學中語音這一部分。在鉤沉19世紀後期被大大忽視的文字改革運動之後，石靜遠圍繞國家語言的概念進行着更大的理論嘗試，她研究語音與文字，標準語言與方言之間的新型關係。而正是通過對華語書寫媒介的介紹，石靜遠所提出的相關理論修訂了國家語言文學的概念，並以其語言為根源來討論全球華文文學的可能性”^②。

與王德威、史書美有所不同的是，石靜遠將研究觸角伸到文學的周邊，如語音、文字、傳播工具等範圍裏。這種研究方法，使陷於意識形態之圈的華語語系文學研究，擺脫了故鄉是臺灣的學者被“文化臺獨”思維限制的研究困境，在拓展華語語系文學研究視野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例如，石靜遠討論林語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意義認為：“林語堂的中文打字機，演示了如何將漢字這一國家語言推進到國際舞臺的過程。他的打字機第一次提供了跨越本土和非本土中國人（也包括使用漢字的外國人）之間障礙的方法。它強調了文學統治力如何作為字母和腳本的隨機應變式的矩陣運作。雖然這項技術條件似乎有利於激發語言最自然的概念，但其他動態過程不斷地將本土作家與非本土作家分開來。中文作家面臨着一種新的語言移動性，這一過程類似腳本之間的可交換性。”^③在同一本著作中，她還分析陳季同、林語堂、胡愈之、張愛玲、哈金等人的翻譯理論和雙語寫作，認為在中文讀者之外，英語國家纔是中文寫作者被廣泛傳播的市場，而在全球語言相互影響的潮流中，雙語創作者如何為一個世界觀眾翻譯自己，可以創造出新的語言和國家認同的關係，而這個關係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兩種語言進行的權衡和妥協。總之，她的論述注意到文學的語音、翻譯、雙語創作的問題，強調中文寫作在海外落地生根過程中的自我調適功能和效果，擴大了華語語系理論的廣度和深度。

① 張錦忠：“前言：哇賽，那風萬里捲潮來（‘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中山人文學報》（臺灣）35（2013）：viii。

② 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Boston: Brill Press, 2010), 11.

③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78-79.

四 對華裔現代文學專家域外視野的評價

史書美關於“華語語系”的最近論述是2016年10月15日在哈佛大學召開的“華語語系研究：新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其主要內容如下：

奠基於《“華語語系”之概念》一文的立論，本演講將思考華語語系研究如何面對多重帝國間的交織錯綜，而其也必須被置放在其他帝國語言研究（涵蓋歐洲與非歐洲的帝國）之間的關係網絡中來看待。帝國不僅彼此競爭共謀，更互相模仿。它們時而在同一地域之內共存，時而先後追隨彼此的步伐。舉例來說，若是缺少了對法國殖民和美國侵略，以及越南曾淪為中國殖民地近千年的歷史事實（至少就越南的官方歷史為根據）等諸多因素的考量，華語語系越南研究將顯得不够周延完整。種種“帝國間性”（inter-imperiality）之共構結構性地造就了在中國境外，或是中國與中國性邊緣，各種多語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華語語系社群。因此，英語語系、法語語系、日語語系，以及其他帝國語言研究不應單純地被當作是種平行的相似性，而必須將其視為帝國間性之連鎖且序列性的建構。“華語語系帝國”將探討此帝國間性，作為華語語系研究的重要基礎。^①

這個演講內容，也是她即將出版的新書《華語語系的帝國》（*Empires of the Sinophone*）的概要。可以看出，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概念經過2004—2016年的不斷鋪展，已經基本清楚，那就是從“去中國中心”到“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再到“大陸性的殖民主義、定居性的殖民主義、一般性的移民/遷徙三種歷史進程中的華語語系”再到“華語語系帝國”，完成了她所謂的“華語語系”理論建構。

從本質上說，史書美是慣於用“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來從事亞美文學研究的，這就使她的觀點批判先行、火藥味很重。“打一開始就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華語語係’的定義。我不得不說，我的定義並不是一個人人適用的很和諧的定義，因為它來自一個少數、弱勢和邊緣化的位置。它具有某種的目的性和政治性，有時候會得罪人。它也使人覺得我太政治化、太偏激了，因為它不能迎合比較保守取向的學者。”^②儘管史書美為自己的“偏激”作了辯解，但她將“批判種族理論”用於中國文學或者海外華人文學領域，難免使她的論述有種種卯不對榫的錯位之感，暴露出理論先行的弊端，難以反映客觀的歷史現實。例如，關於“殖民主義”這一點上，史書美認為中國大陸的“內在殖民”或者說中國歷代對東南亞的“海外殖民”這兩種說法，前者不顧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各民族融合的進程，硬要將其類比成西方人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排擠和殺戮的美洲歷史，稍懂中美歷史的人，都會覺得史書美的這種類比過於牽強；後者也不顧東南亞歷史的真實，東南亞華人移民歷史中的基本事實被無視掉了，被殖民主義的理論強行置換掉了。

總體來看，無論是王德威強調將中國大陸境內的中文創作納入華語語系之中，還是史書美對海外和中國區分為兩塊的僵化，還是石靜遠認為語言永遠是各方因素妥協的結果，“華語語系”還是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兩點啓示：第一，打通華語各區域文學，打破長期以來習慣於“縱向”研究文學史的思維，開拓出“橫向”文學批評的可能，形成一種縱橫交錯的宏大文學視野。以王德威的研究為例，他的《文學地理與國家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就是以魯迅和張愛玲的文學影響為線索，鉤沉出臺灣作家賴和、陳映真對魯迅文學精神的繼承和創化；同時，也分析馬來西亞作家李天葆對張愛玲文學風格的繼承和變異，從而展示着華語內比較文學的宏闊視野。第二，注意到海外華人群體多語種共存的社會現象，尊重各華文文學創作區域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史書美曾想以“華語語系新加坡文學”來取代“新加坡華文文學”，認為“‘華

^① Shu-mei Shih, “Empires of the Sinophone”, 此處譯文，由史書美本人翻譯。

^② 單德興：“華語語系研究及其他：史書美訪談錄”，《中山人文學報》（臺灣）40（2016）：9。

‘語語系新加坡文學’的主要名詞是‘新加坡’，‘華語語系’是形容詞。這個文學的主要隸屬對象是新加坡，為新加坡多語文學的一部分，‘而不以身為世界華文文學共同體的一部分為最終歸屬，也不是以中國原鄉本體論為本的海外華文文學的一部分為最終歸屬’。‘華語語系新加坡文學’的概念，意指它是新加坡文學的一支，更進一步指涉新加坡文學是個多語的文學”^①。客觀而論，在警惕其中的“去中國化”的同時，也要注意其中的某些合理性。

葛兆光教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的自我認識，不僅要走出‘以中國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時代，也要走出‘僅僅依靠西方一面鏡子來觀看中國’的時代，學會從周邊各種不同文化體的立場和視角，在這些不同的多面的鏡子中，重新思考中國。”^②受此啓示，王德威曾提醒學術界要注意“宅茲中國”和“從周邊看中國”這兩個觀點的互補和對話關係。同時，史書美與筆者的電郵中也談到，她能接受王德威的“包括在外”，“因為，我的定義原本就有策略性的模糊。但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問題是，華語語系的概念能做什麼，而不是它的定義是什麼”。^③今天，當我們重審“華語語系”的理論源頭和批評方法，最大的意義就是瞭解另外一種觀看中國文學的方式，進一步剖析該話語中的偏見與洞見、糟粕與精華，結合王德威、葛兆光、史書美、石靜遠等錯綜複雜的理論交集，找到“華語語系”研究的方向，即對中國/周邊、普通話/各種華語的關係進行更加歷史化、多元化的思考。祇有這樣，纔能擺脫非此即彼的單一思維，豐富對現代文學內涵和外延的認識，建立一種中國現代文學學界與西方漢學研究界之間彼此關聯和互相建構的良性關係。

[編者註：此文是作者承擔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建構研究”(18BZW154)的階段性成果。]

① [美]史書美：“從華語語系文學觀點看新加坡華文文學——訪史書美”，《聯合早報》2016-05-24。

② 葛兆光：“從周邊看中國”，《中華讀書報》2010-06-09。

③ 摘自史書美與金進2016年11月10日的電郵，在此感謝史書美教授接受筆者的電郵訪談。